每日論語　　悟道法師主講　　（第一一二集）　　2019/3/14　　澳洲　　檔名：WD20-037-0112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十章。

【宰予晝寢。子曰。朽木不可雕也。糞土之牆不可杇也。於予與何誅。子曰。始吾於人也。聽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於人也。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】

「上一回比較子貢、顏回那一段，特別重要，要注意！」雪廬老人在講這段先提醒我們，上一章第九章比較顏回、子貢，那一段話特別重要，要我們特別注意。「這一篇多談孔子弟子，比較複雜。」這一篇都是談到孔子的學生，比較複雜、比較多。

「（考異）列與各種不同的版本，不是誰對誰錯，字的寫法不同而已，我們知道就可以了，不必執著。不必看了其他的本子就反對這個本子。」這裡是講到考異，考證，異是不同的，列出各種不同的版本，《論語》這個注解不是誰對誰錯，有時候那個字的寫法不同，我們知道就可以了，就不必執著，也不必看了其他本子就反對這個本子。

「宰予晝寢，晝，有說畫字。」晝這個字下面是個田字，晝是個日，日月的日，所以這個地方講晝寢，也有說畫寢，書畫，畫這個字。「晝是白天」，我們一般講晝夜，晝是指白天。「畫，刻畫」，雕刻畫畫，這是畫。「寢就是臥睡、休息都是寢。糞土，屋內的穢塵，或是廢棄的物品，都可以說是糞土，掃地、掃除也可以說是糞。」現在的話講「拉積」，或者講垃圾。「朽有污、圬等的寫法。」這個朽這裡是一個木字旁，另外的寫法有三點水，有土字旁，這裡是木字旁。寫法不一樣都念污，污穢這個污，現在用三點水

這個比較多。「鏝也，或鏝物」，這個鏝就是抹牆用的工具，好像泥水匠抹牆用的工具，鏝物。

『宰予晝寢。』「宰予，孔門四科中的言語科大哲，予為名」，予這個字是他的名，「字是我。古人長輩對晚輩稱名，平輩不能稱名，日本有名無字，中國自古都有名有字。男子二十加冠起字，朋友見面稱字。從前沒有加冠都可以稱童子。」這是古禮，男子二十歲加冠就戴帽子，舉行成人禮，這就要起一個字號了，朋友見面就稱他的字，就不再稱他的名。沒有加冠以前，就是二十歲以前都可以稱童子，可以稱名。成年人就要尊重他，不能再稱他的名，一般人稱他的字，只有父母、師長一生稱他的名。「論語這本書有說是曾子、有子弟子所集的，對老師連字也不稱，有考異說是到子思時才編輯的。」也有考證不同的資料，說是到子思那個時候才編輯這個《論語》。「這一章稱宰予，晚輩不可稱長輩的名，這裡為何稱宰我的名？這是一疑。」這是一個疑問。「古人的書，一字一句不可輕過」，不可以輕易看過。「詩文都是如此」，詩的文章也都是如此，每個字每句不可以輕易看過去。「心粗氣浮者，才以為沒問題」，這個不能粗心大意看過。「你們後來必須獨立，必須具備眼力，不可有傲心。」這個也非常重要，不可以有傲慢的心理。

「晝寢，梁武帝開始作晝寢。」梁武帝那個時候開始作晝寢，這是一個說法。「先說晝寢，白天上屋裡睡覺，叢林午飯後不許午睡，因為白天必須有振奮的氣概，所以不許睡覺。宰予是賢人，白天睡覺，有說是進入寢室中休息。昔日再好的至親至友，都必須在大門之內，二門之外的客屋，不許到裡間的」。不許到裡面這個房間的。「從前人們白天一出寢室，除非有特別事，便不許到寢室，入寢室就是偷懶，是不對的。所以梁武帝說是晝寢，以為宰我不致晝寢。」梁武帝說是晝，以為宰我他不至於白天跑去睡覺。「有一

齣晉劇豫讓橋，演豫讓刺趙簡子，豫讓在廁所中以鏝襲擊趙簡子。金谷園的廁所極其奢華，而且以棗塞鼻」，把鼻子塞住，用吃的棗塞在鼻子，在上廁所，那是很奢侈的意思。「王敦卻以為在廁所吃棗」，不是在廁所吃棗，棗塞住鼻子比較不會聞到廁所的臭味。「梁武帝以為寢室雕畫，太奢侈，所以孔子不以為然。」這是梁武帝的解釋，他以為在寢室裡面雕刻畫畫太奢侈了，所以孔子不以為然。這是梁武帝的解釋。

「另外有第二種注解是學佛者所注，所學不同，胸襟就有不同。」他學的方面不一樣了，他的胸襟就不同，就不一樣了。

「今以晝寢而言」，現在我們以晝寢這樣來講，「不管睡覺，或入內休息，都不可以，因為什麼地處就有什麼地處的功用。」寢室那當然是睡覺的地方，那白天進去寢室，那不是要休息嗎？或者去偷懶。

『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杇也，於予與何誅？』「子曰，朽木不可雕也。爛木頭不能雕刻了。」

「糞土之牆，不可杇也。時間久了，牆皮（牆壁）壞掉了，不能再鏝杇修飾了。」你用抹牆的工具修飾也沒辦法了，「必須換新的。」

「於予與何誅？宰予，我怎麼責備你？白天不可睡，沒有振奮之氣。」

「皇疏引慧琳公云，宰予見時後學之徒，將有懈廢之心，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。這是佛學派的注子。」這裡又舉出《皇疏》，《皇疏》這個注解引慧琳公來解釋這一段。他的解釋說，宰予看到後學這些學徒有懈怠荒廢之心，所以他去表演白天睡覺，讓孔夫子來開示。現在我們佛門講開示，這裡講切磋、賜教，雪廬老人講這是佛學派的注子。這是屬於這方面的一種注解、一種解釋。

「范甯也說：託夫弊跡以為發起，蓋與論短喪同志意。此賢者牖世之心，可謂苦矣。」這個講法也有相似之處，跟上面那個注解也有相似之處。

『子曰：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於予與改是。』

「這一段比上一段溫和，這段和與前段若連貫，為何又加子曰？」就是這段比上一段，語氣上比較溫和了。這段和與前段，就是跟前段如果是連貫的，這當中為什麼又加子曰？「我們若不察覺，便是眼力不行。又有人說，這不是一時之說，故又加子曰，哪一種說法對，吾不決定。」這是兩種說法，兩種看法，有一種是說這不是同一個時間講的，另外一個時間講的，所以加上子曰，又一個開頭。當中不同的說法，雪廬老人講，哪一種說法才對這個他不能決定。

「梁武帝稱宰子，慧琳公稱賢者，與古來大儒罵賢者相比如何？其中的德性胸襟，就大有差異。你們若能用心就能改脾氣。」這也是給我們舉出來，這個地方我們要用心，用心去體會這些意思，所以常常來學習，來複習用心體會。特別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提醒，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，學問深了的確能改脾氣。

好，今天這段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